

184
2
299

箕山文稿

二



真
山
文
稿

明治
36 12 15
内交

箕山文稿下卷

題田父曝背圖詩序

天保十三年壬寅十一月席上文

王臣廢詩久矣、蓋量其才之短、亦不屑詩也、百千堂例以月之十一日、設會作詩、而余每不作、今日又屬詩會、亦不作、諸子皆曰、予不作詩、盍作其序以塞責乎、王臣曰、詩文均屬無用、公等作詩、蓋餘緒耳、余亦將餘緒序之、且也今日之詩、題田父曝背圖也、述而諷之、或可以警在位、則庶幾其文未全墜無用矣、乃序之曰、曝背者、豈爲無衣乎、無衣者、豈有所由來乎、然我觀此父、有逍遙自得之色、而無復有飢寒愁苦之態、豈有餘衣而好曝者乎、然我觀其衣薄而短、其廬弊而傾、不似有餘貯者矣、我聞昔有田父曝背而暄、乃欲獻之其君、以知其暄、食芹而甘、乃亦欲獻以知其甘、嗟乎、其設心亦可憫、適曝而暄、即不能忘其

君上、適食而甘、恨獨饗之、抑不知夫上之人、食於五鼎、而飫於大牢、重裘而厭縫隙之風者、亦有能思其下民有短衣霍藜之苦者乎、况其所以飽食暖衣者、安知非由彼之能忍饑寒乎、宜怨而却忠、我於是益有感矣、昔楚共王伐蕭、師人多寒、王巡而撫之、三軍如挾纊、宋太祖征蜀、屬大雪、重裘深坐向寒、思將士之苦、忽脫裘、而所向有功、夫脫裘之與巡撫、於我何事、而群下感激、奏功如此、况開府而衣之、發廩而賑之者乎、咄、在位君子、苟欲享夫田父之獻乎、試脫汝重裘、出汝深宮、負朝日而曝其背、斥汝大牢、且喫其芹、想既不堪其苦矣、而彼之最得意者則如此、其所謂寒乏者、其苦果何如哉、諸子之詩、苟寓意於此、則他日或有採擇觀風之舉、其詩亦不墜無用矣、壬寅冬十一月
王臣序

坂井虎山先生曰、率爾之作、奇拔乃如此、藤子翼視此文、向余擊節嘆賞曰、以寧文不可及、其信不可及矣、

忠芬義芳詩卷序 天保十四年癸卯

昔文天祥既死、兵馬司某、籍其詩歌數十百篇、上之元祖、觀者爲之流涕悲歎、雖則一履之微、苟一觸天祥之體者、咸寶藏之、而當時善於詞章者、無不發諸詠歌以贊其爲人、翰林學士王磐之句曰、却恐史書編不到、老夫和淚寫新詩、嗚呼忠義之感、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、我邦忠烈之士、莫若大石等四十七士、百歲之下、觀其書畫手翰者、流涕悲歎、是勿論已、聞赤穗大石氏故宅之瓦、有兩巴相抱之紋者、世人爭購而藏之、宅內有垂絲櫻一株、相傳良雄所手栽、其花婀娜可賞、土人深愛之、封植無所不至、其枝之已枯者、取而製盃、其花之已落者、拾而挿扇、不敢使一枝一花埋沒于塗泥、而獨其爲婀娜可賞者、未有四方君子之題詠也、先是、好古堂主人、集四十七士書畫及往復

手翰、摸搨爲冊、名曰義人遺芳、河原士栗其姪也、每花時過故宅、必徘徊賞之、嘆曰、賞不可以獨矣、於是遍徵題詠於四方名儒、爲卷、名曰忠芬義芳、而囑序於余、嗟何其與天祥之事相似也、好古堂主人之集書畫手翰者、兵馬司籍天祥之詩歌也、世人之購屋瓦者、元人藏天祥之履也、而士栗之編此卷者、即王馨之恐史書編不到之意也、但馨所贊者人也、士栗所賞者樹也、唯賞其人、故賞其樹、賞其樹、即所以賞其人也、豈非地之相去千有餘里、世之相後數百歲、而如合符節者乎、余平生感天祥之與四十七士心節事蹟相似、常欲爲之說而未果、會士栗有此囑、遂及之、願天祥死年亦四十七、正與義士之數合、蓋非偶然也。

西漢十二帝系譜序 嘉永六年癸丑

余嘗閱班史百官公卿表、有所感、因告田邊生曰、能覽之、庶幾乎可悟治亂之故矣、既而生來陳其所見曰、據表面、惠帝六年始置左右丞相、蓋呂后專橫、所以分其權弱劉氏也、故孝文即位復于初、前漢一代爲丞相者、凡五十人、其有罪自殺、及獄死要斬者七人、而其五人皆在武帝之世、不獨丞相爲然、自餘百官、莫不皆然、閱至于此、滿目慘毒、紙上幾聞鬼哭之聲、獨石慶在職十餘年、得以壽終、可見勤厚者能免於刑戮、其愚真不可及也、雖然、當是時、官職惟才、不問門地、自匹夫起爲御史、爲將軍者有之、自刀筆吏擢爲丞相者有之、其罰甚嚴、其賞極厚、亦可以見英主能統御人才矣、武帝後二年、霍光自侍中奉車都尉、遷爲大司馬、大將軍、在職二十一年、自是之後、大司馬之權

始重、丞相幾爲虛設、其任之也、必自御史遷焉、無復有非常之
撰擢、其罷免也、必有安車駟馬黃金之賜、無復有殘酷慘毒之
刑、其餘百官、亦皆以次序進、頗有後世所謂資年除格之風、宣
元成哀之際、實爲前漢治平無事之世、然賞不足以勸、罰不足
以懲、其堅冰之漸乎、孝元竟寧元年、王鳳始自侍中衛尉、爲大
司馬大將軍、在職十三年、而王音代之、又七年而王商代之、又
四年而王根代之、又五年而王莽代之、當是時、權官要職、莫非
王氏之黨、劉安得不爲王、信乎可以悟治亂也、因又告生曰、班
史無所不備、而其缺焉者、獨系譜而已、若據諸侯王表、作十二
帝系譜、其盛衰可鑒、亦猶此乎、於是生又始下手、旣成、復來陳
曰、武帝元朔二年、始許諸侯王分封子弟、於是藩國分而封侯
漸多、蓋懲七國之亂也、元鼎以後、則坐酎金失侯者、比比有之、

甚則至一日奪封爵者、百六人之多、蓋以其專事邊疆也、夫軍
興屢、則用度必洪、勢不得不求金、欲報功臣、理不得不奪封、開
邊拓疆、所得者幾許、而宗室孤弱、以爲有漢基禍之主、始封分
封、滅國繼世、分附之、每帝之下、則大之分爲小、多之損爲少、爲
王氏所廢者幾人、獻符瑞而賜姓更封者幾人、初讀紀傳時、空
空看過者、今則瞭然在目、信乎可以鑒盛衰也、指畫口陳、靡靡
可聽、曲直縱橫、垂統繼緒、自幹而枝、自枝而葉、條理不紊、整然
秩然、抑亦可謂勞而有功矣、嗟呼、余每舉一隅以告生、生常三
隅反之、使余矍然於其後、誠能如是、他日成立、殆將不可量、今
茲生年方十八、後生真可畏也、今也其志亦將繼之、代作一系、
以貫穿二十二史、以前之能勉、知後之必果也、乃爲次其言以
爲序、

養蠶拾遺篇序

予以菲才、辭官就散、私自意、舊學皆與時勢背馳、文章經國大業、徒虛語焉耳、以是居今之世、亦猶持甫章而往於越、誰復有顧之者乎、嗚呼、予既食此祿而爲士、不可以其身間散、而忘盡於國家、因求應分稱才、公私兩濟之事、莫如養蠶之益於世也、自是以來、一意傾向、神積思至、頗有所啓發、隨得隨錄、以成此冊、蓋孟子作七篇書、其說王道者、不一而足、然其所歸宿、則五畝之宅一章是也、故七篇內三致意焉、若其名言警策、雖相望於冊、終亦其餘論衍義、而其執而行之、以爲王道之始者、則唯曰樹桑、曰養雞豚而已矣、養蠶之事、俄聞之、不過田舍翁一茶話、世之志名功、論高而言清者、固不屑置之齒牙間、然推而窮其義、則自所謂養生喪死無憾、以至一民無不被其澤者、莫不

舉而備焉、恨予無學之文之以動人、故其筆而述之者、平平如此、亦何異乎田舍翁茶話、然其所不似者、七篇之文、而所似者、則五畝之宅之實事也、讀孟子之書者、獨悅七篇之衍義、而不復留意於樹桑養雞豚、則未足與俱語王道、觀此書者、以無七篇之文、而無鄙棄之則幸矣、文久辛酉十月自序、

贈町野不破二子序

明治辛未之春、予奉藩命、來東京、時町野不破二子、及某某等、在大學南校、修洋學、諸子初皆從余修漢學、日夜相切劘、而今也皆出於此、入於彼、余不能無介然於懷矣、既而聞見之起我、譯書之發我不少、居數十日、諸子之談、與我之言相合、猶水乳之相和而無迹、毫不失莫逆之交者、何乎、嗚呼、儒者務說天人性命、四字之解、分析毫毛、甲是乙非、聽者惑焉、今也僅僅數冊譯書之所說、至天地造化之妙用、日月星辰之運行、風雨寒暑霜露之變、其所以然之理與跡、頗覺有可把握、其初以為可駭且怪者、未足以駭怪、其以為尋常平凡之事者、反使人瞠然驚嘆、何乎、夫經濟之術、和漢古今、其法雖異、要資之田賦、司馬光所謂天地所生、惟有此數者是也、畢竟不過量入為出、已、儒者

之論、動曰盡微乎、夫天地所生、其數無限、何獨仰田賦之入哉、留意則晝夜二十四時、百二十刻、刻刻皆金、蒸氣、空氣、光溫、風水之用、勿論耳、至一草、一木、一塊石之微、初視以爲棄物者、莫不可資以爲經濟之用者、人知之進也、雖無寸地尺壤、可以致巨萬之富、而開數百萬人之生計、不加賦而國用足、王安石之言、近有理矣、我朝慶長金之始鑄造也、或示之福島正則、正則以扇簸弄之、不敢觸手、蓋卑之也、慕此風、欽此俗之餘、竟爲今日五穀不分、九九不辨之人、坐受世襲之祿者、實五百萬人、而糜穀一千萬石、其費居通國歲計之過半、長槍大劍、曠目難語、稱爲武人者、果足以禦外侮、而償此不貲之費哉、然則我邦不獨地有遺利、而有遺人、有遺巧、有遺氣、有遺時、觸目皆遺事也、苟拾其遺、舉其廢、不動聲色、而除一千萬石之冗費、以人其人、

食其力者、方爲今日盡國家之急務、予不能無望之二子也、夫百事已舉之後、雖有智者、無間之可入、而今則未然也、不知二子將何以處之、臨別一言、期功於他日云、

批評校補十八史略序

頃者、山名善讓、有十八史略批評校補之著、示余請序、有故不遑通讀、乃謂曰、曾氏十八史略、行于世也久矣、近時爲小學教科書、於是學士爭著注解補譯、既刊者至三十餘種之多、尙有何闕遺、而增補之爲、無乃屋上架屋乎、善讓曰、噫、吾安得已、請爲子言其略、此書開卷、題曰立齋者、蓋校訂者劉剡之號也、據本傳宜作仁齋、然慣行既久、且無害於事、今依舊不改、三皇紀曰、養犧牲以充庖厨、故曰庖犧氏、諸本無充字、今據通鑑綱目輯覽、擊要十九畧等書補之、文意乃易通、五帝紀曰、堯倦于勤、四嶽舉舜、攝行天子事、子字作下、據史記、宜作子、又曰、卿雲爛兮、糺緜緜兮、糺即卿雲、合集貌、字形相似、誤作禮、於是說者徒費解、今據諸書改之、戰國魏紀曰、歸爲秦相、已而出爲魏相、實

爲秦也，是謂蘇秦爲魏相，實爲秦也，而也字誤作地，今改之。文
義始通。秦紀曰：衛公孫鞅入秦，說以帝道王道，三變爲霸道，而
後及強國之術，公大悅，鞅欲變法，恐天下議已，悅下本無鞅字，
是欲變法者爲孝公，與事實差。今據諸書補之。又曰：令力士操
鐵椎狙擊始皇，本無狙字。西漢紀曰：王遂用信計，部署諸將，留
蕭何，收巴蜀租，給軍糧，引兵從故道。舊本皆引兵上有信字，然
此引兵者，高帝自將也，非韓信。今削之。井陘之戰，信耳以兵擊
趙，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，如是則事當。而文
順，諸本聚字以下五字，在擊趙下，是聚兵井陘口者，爲韓信張
耳。今據諸書移之。下文，淮水之役，韓信夜使人囊沙壅水上流，
且渡擊龍且，軍不得渡，急擊殺且，虜齊王田廣，遂定齊地。曾氏
舊本，有虜以下九字，而今本脫之。文過簡略，事不核，今補之。凡

如是之類，不暇枚舉。其他如歷年時月，及郡縣名稱，地理水經，
照之正史而不合者，正之。舊本訓譯欠明晰，批評有遺漏者，力
裨補之。且附以沿革地圖，庶幾有少補於初學也。余曰：夫然乎，
著作之舉，豈其得已，乃記其所言，弁卷首。

無足齋記 弘化元年甲辰

凡人之欲、具於耳目口鼻四者、而遂之者足也、無足則人欲損半矣、今夫耳之於聲、目之於色、雖有奇音大觀、而數百步之外、不能復聞且見也、口之於味、鼻之於嗅、雖有珍羞異香、而數尺之外、不能復味而嗅也、於此乎、足爲之往就焉、而後四者始得遂其欲、故苟無足矣、耳目口鼻亦休焉、然則人之於欲、足先動、四者隨之、而志業亦隨墮矣、故欲志於道而絕外誘者、當從無足入、乃此齋之所由而名也、或人曰、心苟無定也、雖無足於我、而外物豈無有足來接乎、曰、我所謂無足也者、非獨無我足也、併人與物之足亦無之矣、我旣無足、故不復外交、則人與物亦何由有足入我齋乎哉、獨有足於我齋者、父母而已、兄弟而已、奴婢而已、父母歟、我將就而盡其孝、兄弟歟、我將就而盡其友、

奴婢歟、我將就而慎其役使、除之之外、來觸者、有聲則呶唔也、磨墨也、有色則圖書也、筆硯也、有臭則茗也、香也、有味則古人之文章也、凡是皆物之益於人者、而其無益者、我亦無就、彼亦無來、謂之無足、不亦可乎、且夫人心之無定者、則其識未明也、識不明者、腹中無書也、苟腹中有書、眼徹古今、則頃刻之間、而馳騁于數千歲、不行跬步、而往返於數萬里、又何假於足哉、故無足也者、固非徒息偃逸居無爲、亦非無足而終也、將且藏其足而不用、以定其心而明其識、至於卓立不移、而後出而大試之也、普天率土、無所適而不達、則是無足、非乃有足之本耶、孔子云、視聽言動、非禮勿爲、我之在此齋也、視聽言動、雖未知其能免非禮乎否、而非禮之聲色臭味、無由而入、則我亦無由視聽言動於非禮、則謂之人欲損半、不亦可乎、雖然、半云者、非盡

善之謂也、我欲盡善而未能、故且從其半者始、遂記之、
坂井虎山先生曰、無足齋、題目甚粗、而文情極奇、我取其奇、不暇責其粗也、

苟完居記

往年田邊熾卿、自木更津縣屬、遷宮內權大錄、始住於東京、越明年、卜今之地居焉、將一紀、官位進、而子男蕃、其居狹隘、無以待來賓、公退宴息、皆有缺焉、乃於居之東北隅、新營十餘楹、不侈不儉、僅足辨事而已、余於是有所感、因名曰苟完居、以表熾卿之善居室矣、願維新後、東上以來、余與熾卿出處略同、而余所到築室、殆無三年一處者、而熾卿未嘗築也、僦屋而居、贅房而住、嘗名其居曰蕉鹿、蕉鹿夢也、蓋熾卿以其居、爲變幻假托之夢、不甚留意、故能久焉、余則執以爲我有、故非彼離我、則我去之、建築十回、突將黔、而既有厭色、觀於熾卿、而後其膝始得安、熾卿其公子荆之亞乎、後雖有富有之日、必將修治之、苟美而已、不敢復作也、今姑命以此名、祝熾卿之能久、併以自戒焉、

村情山趣齋記

是歲丁亥八月，舊友權藤士強，將來於京，從筑紫寄書曰：余將游於東京，子近況何如？余答之曰：老朽罷官，眠食之外，無一事，子若來游，吾將追隨話舊也。既而君果東上，直訪余家，三十年舊交，忽相見於一堂，話緒多端，不知倦，而君之談大要採於山，漁於水，村釀野蔬，雜然而出，情味幽絕，使人有飄揚脫俗之思。曰：吾有十子，使各從其所好，而四男甫十四，筋力過人，夙好農事，伍役夫而運土石，一舉百斤，終日無疲色，以夷丘阜，理畔厓，拓地日濶，負郭之田，植柿三百餘株，桑則倍蓰之，橘柚、桃杏、葡萄、枇杷、李、栗、蓮、梅及水陸百種之花卉蔬果，無所不有，而各以十百計，收穫有餘，則坐而待價，無一物不售者，春蠶成繭，紡織一出於兒女之手，不購尺布，有藪放鷄七八十羽，有池養鯉數

百尾、年長尺餘、冬寒水落、捕而鬻之、亦歲入之一也、偃臥讀書、倦則提網而出、老妻調漿而待、香魚鱸鯪、限數而漁、不貪多、或從獵夫、銃猪鹿、或與兒輩格武、攝生之具、無一所缺、而貨殖亦自存其中、是吾五十以後生涯也、余聞而壯之曰、子素封之富、殆勝南面之樂、都人士老於風塵、煩擾中者、所不夢想及也、宜矣、其絕跡不出也、臨別、君屬余以村情山趣齋記、余曰、齋安在山何向、村何方、且未觸目而作之說、抑難矣、然君之談、則莫不村情山趣也、姑叙次之、以代記云、

開墾記贈櫻井君

二總之地、灌莽叢生、委而不闢者、各所相望、嚮者、予爲千葉縣勸業課員、今之陸軍少將津田君、首請開墾、予建議曰、果有成功、竟歸於國益、而投資開拓者、未必得失相償、率先之業、不可不獎勵也、尋而地理局長櫻井君亦將請之、謀于余、余曰、地價雖廉、開墾之費、或將超過熟地之價、目下得失姑措之、但連數十頃之山林田圃而有之、爲十年後之計、則可矣、君乃上請、遂得上總望陀郡矢那村某原野開墾之允、而君又購傍近原野合爲百餘町、因遣人管理開拓五年於茲矣、陸稻之入、旣及二十餘石、殖林之長、騎而入者、枝出頭三尺、或杉或檜或松栴、皆森森向榮、暑月賜暇、世人爭浴溫泉、靈場齒區、變爲歌舞喧囂之境、日夜縱飲、攝生反爲傷性之媒者不少、而君則拉妻兒入

山、茅屋三軒、有團樂容膝之安、芋菽新收有殊味、魚蝦雖乏、雞豚肥、老奴暗節而說耕種、野人環坐酌村酒、穿石則水涓涓沸出、巡圃則蔬菜生意津津、君則暢然樂、怡然悅、有淵明挂冠、李愿歸盤谷之趣、古人曰、入山須思出山、出山須思入山、君豈其人乎、予也其初有與謀、而君之業今既達其半、自是以往、蓋建破竹之勢也、其喜殆有過君者、不可無一言也、記以祝之云、

善讓齋記

友人山名善讓、嘗語余曰、往年先師登牙土井先生、爲余書隋崔儵不讀五千卷之書者、無得入此室之語、令扁之書齋、後購皇清經解而藏之、旣而讓之於人、先生乃又書善讓齋三大字、謂余曰、聞子購經解而不讀、讓之於人、自今字子曰善讓、宜徹前日之扁、以此代之、於是復取經解於其人而藏之、先生之二書、併揭在室、請子爲之記、余諾而未果、亡何、而經解又歸於余、一部經解、至此再讓、而善讓之名、益當矣、嚮者善讓之讓余也、曰、吾與子、藏書有無相通、在子、猶在吾也、後每有所考、來檢架上、直抽出所索之書、不少費思量、余驚以爲經解全部一千四百卷、其編次前後、不易知、而善讓乃如取囊中之物、非屢讀而熟、安能如此乎、然則前之讓人、未讀之經解也、故有登牙先生

之言也、後之讓余也、既讀而飽其滋味、所餘者糟粕耳、何足惜哉、讓者無所失、而受者多所得、亦可謂善讓矣、夫多藏書、未必能讀書、初余未爲吾有之時、欲得之也甚切、既爲吾有、讀之不甚用意、殆如爲善讓子藏之者、古之學者、得書甚難、讀書却多、而今之學者、得書甚易、讀書却寡、恃有書而惰之所致也、書之不貴多也、可知已、朱子門人楊志之、患讀書無記性、問曰、如何可記得、朱子曰、爲相別之別、止於此、更不再讀、有一士人、讀周禮疏、讀畢第一枚、便焚訖、讀第二枚、又焚了、便爲焚舟之計也、嗚呼、善讓子之善讓、亦是焚舟相別之計也、余之獲之、不免恃便而生惰、今也始知善讓之讓、即爲讀書強記之方也、若能用此方、雖不讀五千卷之書、其効必倍之矣、崔儵之語、與善讓二字、其義互相助、則二扁併揭、何不可之有、恨不得起土井先生

於九原質之、姑記以塞宿諾之責云、

烏有亭記

田園樹竹、廬舍丘陵、一望觸目、皆非吾有、而獨其有之者、一小亭子而已、然其所立之地、亦非吾有也、則有之猶無矣、吾嘗聞之、漆園子、唯無是以有、信乎言也、吾之卜此地、而築此亭也、無中始生有、既有亭、物皆從有焉、櫻樹一帶列東北、梅林一簇橫其南、修竹千竿連其西、雜以喬松巨檜、隔以數畝之田、遠近配置之宜、皆如豫計畫而成者、陽春二月、梅信先報、續以櫻花、如雲如霞、菜黃麥綠、欺華氈、花謝而鶯老、則新綠四繞、微風送涼、杜鵑叫月、既而降霜染樹、錦繡燦爛、葉落而觀止、則南軒麗日、又宜曝背讀書、嗚呼、吾在于此、縱四時之風致、優游以養老、要皆得於無中之有也、夫所貴於有者、實也、於名何有、吾之於此地、有假貸之名、而得其實樂、人生幾何、畢竟假托身於無可有

之鄉已、孰得執以爲已有耶、乃地主之有、亦唯假焉耳、而吾却
有其實也、無之爲有、又猶與之爲取歟、取之爲言、非佳名、吾寧
欲名實俱無、因命曰烏有亭云、

蕉鹿說 弘化四年丁未

田邊生俗稱昌六、取其通音、號蕉鹿、蕉鹿夢也、人或尤其有意
於攻異端、生乃來詢余、余曰、無傷也、蓋亦因其夢以占其覺、即
其異端之說以講吾道、夫知人不易、自知亦不易也、不知而妄
自許、則罔矣、殆矣、欲知之、必試之事而後可也、雖然、素貧賤者、
不得試之富貴、素富貴者、不得試之貧賤、居於安者、不得試之
於危、居於危者、不得試之於安、嗟呼、安得不關世之安危貧賤
富貴、而預試人於安危貧賤貴富之地、以待緩急之用哉、其唯
夢乎、一人之身、一夕之間、而乍王公、乍奴隸、乍戰鬪、乍逸樂、不
費爵祿、而富貴則可試、不待患難、而忠臣則可見、不期歲寒、而
氣節則可知、其唯夢乎、夜夜而復之、當夢不能自覺其爲夢、其
境似真、其情不得逃、是故夢富貴而無喜意、夢貧賤而無戚容、

夢患難而无懼色、夢則覺、覺則夢、夢與覺無相異、則其人果可以久居於樂也、可以長安於約也、可以託六尺之孤、可以寄百里之命、其過人也遠矣、其緩急也可恃、不然則卜云占之、能无自耻乎、於是乎、又以夫且晝之所爲、驗之夢寐之間、日損其憂多者、而月益其憂寡者焉、久之則周公之夢、其或可庶幾乎、說夢如是、不入於癡、不陷於邪、亦可謂能內自訟者矣、何尤之有、從今之後、余與子將勉進道於夢也、余尙恐子之遺忘之也、故記而實之、以覺子云、

試兒說

支那江西之俗、兒生期歲、則用珍寶服玩飲食試之、顏氏家訓、嘉稱以爲美俗、蓋預見幼兒之好尙、啓發之以至成立、亦家庭教育之一端也、內務書記官藤澤親之君、有四男、長曰利喜太郎、爲文學士、以優才異等、官命學于獨逸國、次曰周司、甫十歲、曰馨、七歲、曰茂樹、四歲、頃者、君製三竹杖、置之於座側、三兒環膝而坐、問曰、以是爲何、君曰、汝曹爲惡戲、痛撲以懲之耳、周司泰然微笑、馨直進、執杖撓屈之、曰折則何如、茂畏而走去、君見其舉動各異也、謂當以下其前途、請余爲之說、余曰、笑而不動者、蓋臨事不驚、涵容停蓄、充實而後發、晚途其可恃乎、若不失之於遲緩、則無間然也、進而折者、勇往敢爲、前無敵、然鋒芒不斂、則將自傷、以仲兄之寬宏濟之、則駿馬就坦途、一息千里矣、

走而避者、稚兒之常、然亦有不欲毀傷之意、記曰、小杖受、大杖走、走亦孝之道也、加此美質、以問學、又輔之以叔兄敢爲之氣象、則其所造詣、亦不可量也、余固知三兄弟相依相輔、以爲完然無缺之聯璧也、嗚呼、此兒童居家之常事耳、然如能留意而視察、則天機所洩、子弟生涯之成立、可前知矣、藤澤君留意之厚、有與顏氏家訓契合者、自今之後、其階庭蘭玉叢生、相繼放國香、也可知矣、姑記之以當左券云、

龍影堂說

穀擊肩摩、熱鬧之市、與深山大澤龍蛇之所棲息、有何干涉、而竹原鼎氏名其堂曰龍影、祈之說、予思而未得、山名善讓在傍、贊稱曰、善哉龍影、捕而不之失者、其唯鼎氏之手乎、予問其故、曰、鼎氏長於彫刻、世間萬物、其狀愈密、則其刻愈妙、而竣功之速、亦出於意外、蓋物之靈怪、莫如龍、而影亦隨其變而變、一墮鼎氏之手、細大伸縮、騰降蟠蜒、百態不逃、謂之捕影手、亦何不可、予曰、然則吾得之矣、善讓子之說、恐未盡也、凡技術之無用而不售者、稱屠龍、學士多坐此、而泣於窮途、屠龍彫龍、均是執刀擬龍、而鼎氏乃以其技之巧、噪於都下、日坐此堂、待價而來買者、踵接於門、何也、屠龍必得真龍、而後其技始可施、而真龍終難遇、是以無用、彫龍惟影、罔象百形、隨手而出、應需而成、愈

出愈售、售不售、所爭在真與影而已、捨真物從虛影、是則鼎氏巧於撰術者、其售也不獨其技之巧也、嗚呼、予與善讓子、從事於屠龍之學有年矣、其價之高下、果何如、今吾三人、聚首於一堂、而角其技、是亦有用無用之影子也、鼎氏其捕而刻之、以示世之問方向者、乃予與善讓子、其影之有用、未嘗不勝其真身之無用也、影乎影、避實就虛、八面皆亨、鼎氏博世利之祕訣、其在此乎、若夫真龍出而虛影敗、畏而逃走、古有其人、未足以爲辱也、

盲說

小田子有眼疾、醫禁勞視力、掩以黑眼鏡、四顧不見物、人弔其不便、子笑曰、初吾甚覺不便、今則反便、初吾出而步、車馬之往來者、聒於耳而不見於目、恐其突擊、避之甚力、既而思之、是代人自勞也、響者之有相、天下之通義也、車馬之往來、旁午如織、縱橫無方、吾安須一一避、避而讓路、明者之事也、不如立而俟之、於是、雖有疾驅而來者、吾當其衝而不動、彼皆轉而過、是一便也、初吾接人、欲有所言、先見其面貌、度其衷情、而憚於盡言、不終所懷者、往往有之、今則不惑於目、而直言心所思、三四回而不終者、一回而盡、簡易捷速、不似往日之遲疑、幸而有愈、冀永不失此故態、是二便也、凡天下之惑人者、莫大於色、故明於目者、易惑、而矇於目者、明於心、吾將自矇進於明、一盲之益、殆

勝十年之學是三便也、小田子既以此言答人、質其可否於余、余曰、善哉子之言、徵之經子、一符合、夫君子莅衆、用晦而明、易之言也、君子之道、闇然而日章、小人之道、的然而日亡、中庸之言也、以晦爲宗者、老子之道也、故其徒關尹喜亦曰、吾道如處暗、善區畫明中之事、皆自晦進於明之謂也、昔者板倉重宗、恐見人面色生愛憎之念、隔紙障而聽訟、世人傳以爲美談、目之有害於公正也、如是、宜矣、小田子之於眼疾、其愈與不愈、不復深留意、而一以爲進學養德之資也、雖然、天下之盲者、非皆君子、或有由盲而猜疑更深者、均是盲也、或喻於義、或喻於利、亦唯存其人焉耳、子夏之喪子而失明、張藉之盲而乞憐、皆無可議、今也由眼疾、爲進學養德之工夫、亦喻於義者也、信能如是、不問其境遇何如、莫入而不自得、則君子之盛德、亦可以

淺矣、

書賴山陽孟子評本後

今非君誠說、欲爲其兒購白文四書、而坊間之書、觸手概皆副墨縱橫、無適意者、百方搜索、遂於一書肆、見此書、則山陽批評、朱書爛斑、肆主笑曰、山陽遺物、皆質、是亦其一也、絕無貴重之意、君心竊知非凡筆、購之、價僅十錢、乃來請予鑒識曰、是豈先生高足弟子之所寫乎、顧如賴門高弟宮原後藤森田關藤江木諸子、予嘗接其人、識其書、而此書字襍行草、運筆遒健、有逸氣者、肖先生真蹟、其楷體而稍謹嚴者、蓋係門人諸子之補寫、而其筆力非不能學先生之奔放灑落、但以插入於嚴師手書之間、故不敢耳、閱此書者、爲如是觀、恐不愆矣、抑予別有所感焉、當今世知讀白文之有益者、絕無之之時、君獨汲汲搜索、而得此千金不換之珍書、亦可謂奇矣、予旣喜君之所見與鄙說

合、又幸此書之得人而顯也、假令雖曰非先生真蹟、豈可無一言哉、因書以返之、明治庚申四月後學濱野章吉謹跋、

書賴山陽手簡後

同僚木間瀨君、持此卷來示余、乞鑒識、余一見證其爲真蹟、曰往時小竹篠崎翁、語余曰、山陽晚年書、出一機軸、自言積年苦心始能脫家風、今觀此卷、趙陶齋及春水遺風、歷歷可指、意是非晚年之筆、閱至卷尾、則又知先生辭菅茶山廉塾、始入京師、爲一學究時、贈我舊福山藩士今村五兵衛、訴窮狀之書也、五兵衛茶山門人、善詩、余少時、尙及識其人、以書中之言推之、亦可以證此書之爲真蹟也、嗚呼、是先生神龍潛匿池中、困於預且、哀號求濟之時也、然其騰天凌霄之氣象、自溢紙表、字字欲飛動、真奇寶也、只恨其不記所書年月甲子耳、

讀節齋文集

節齋森田先生、中年嘗遊寓於我三備間、文成、或辱下問、余時年少氣豪、往往呈無忌之言、而先生每容而不咎、嘗曰、學古文者、須多誦先秦兩漢之文、山陽翁每誦孟子牽牛章、吾亦日誦項羽本紀、余曰、誦古書、固益於作文、然其要在能咀嚼古文、混化而出之、雖多記成語、若於古人獨步之處、一字剽襲、則不免假面裝憂喜、愈可厭耳、先生大然其言、急出舊稿、改數字、及今觀此集、先生之文、則高山峻嶺、雲起風生、可仰、不可近、可畏、不可狎、回想往時、爽然自失、

題千葉縣管內實測全圖

千葉之爲縣、環河海而畫境、二總安房三國之幅員、三百九方里、二十一郡、二千四百三十九町村、其雖最遐陬僻邑、無斧斤不可入、無人馬不通、達河若海、概不過六七里、而下總之爲地、無山無石、爲本邦第一之平夷、無土不毛、無物不殖也、舉管內之產、輸之東京、近不終朝、遠不出於三日、實爲天造地設、至便之形勢、觀此圖者、孰不起利用此地勢之念哉、況生其土而抱有爲之志者乎、又況有爲之令長、而有濟生安民之任者乎、此圖旣精矣、然責備求完、則尙有說焉、今試游目於全幅、此有未開之野、彼有未植之林、有不理之道、有不疏之川、遺利之不舉、工事之不興者、比比相望、謂之利源旣盡可乎、嗚呼、是船越縣令之所以先製此實測圖、日夕省覽以自勉、併勵人、而其利源

之未盡者、皆爲他日下手之餘地也、若至其政績悉舉、則此圖亦將煥然一變歟、余刮目以待之矣、

養蠶拾遺篇跋

此書專說蠶事、而其以拾遺名之者、何也、蠶業之行於世久矣、然以是立計、則國稅及地主之收穫、及四五倍若七八倍、蓋皆昔日之所遺、而今始拾之也、春蠶吐糸、何關乎各國交際、然其產出之數益盛、則內外貿易交錯、資產相通、利害相關、物議必歸平和、勢不得啓罅隙、與養一兵、寧不如樹一桑、是亦昔日之遺策、而今始拾之也、以米立產者、非有田一町以上、不足以爲一家十口之計、以蠶爲業者、有桑田三反、則足以當米田一町以上之收穫、而所剩七反之田、足以使三十餘人別營其生計、是拾地拾人、併拾食也、一反之田、樹之米麥、則四時之耕耘收穫、不過百四五十人之工、養蠶製糸、則此間執勞役立生計者、比前至二倍餘之多、是拾遺業也、抑養蠶雖煩、不過一時、而以

三時餘暇、尙得修百般工藝、是拾遺時也、且米麥之產、年生者年盡之、其所餘無幾何也、生糸貿易之所獲、專係海外之貨幣、年製之糸、則年拾之遺金也、其他養蠶之餘、桑皮可以拾紙、殘藥可以拾薪、拾遺之名、不亦可乎、苟尙有所遺者、他日將拾而補之云爾、明治六年八月、自跋、

跋聲牙存稿

嗚呼、知文愈深、故眼無完文、每自期不傳、任其散逸而不愛、死不作墓碑、不留文集者、是聲牙先生之志也、然子弟安忍捨而不之傳乎、頃者、先生二子楓井君純、百方收拾、得諸體文章若干篇、分爲六卷、曰聲牙存稿、使余跋其後、願弘化嘉永之間、余學于先生之門、前後通二年餘、先生常與童子爲群、日說怪格五以爲樂、夏則身不纏寸布、冬則燃薪而溫室、煤烟黔障壁、灰塵推几席而自若、曰、吾讀書勤苦、年十九眇一目、不復勉學、唯自適而已、如毫不留意於教學者、而一時戲謔之言、嘲笑謾罵之筆、或奇絕解人頤、或韻逸可諷誦、雖猥屑不潔之談、亦必歸於文、講學之外得益不少、余是以繾綣不能去也、世俗呼言之無味而不足取者、爲糞土、余嘗曰、先生說糞、亦可聞、蓋滿腔學

殖、衝口而出者、皆爲文也、而其自視欲焉不足、與世之沾沾自喜者、相去遠矣、然則先生所以爲不足傳者、即其所以必傳也歟、先生之深於文如是、而其言學曰、我家道學、又能放火爲賊、先生動則爲此驚人之語、而至維新廢藩、乃首肯曰武鑑焚、吾事休矣、蓋謂門閥廢、而人才輩出、名分始定歟、自是之後、持身極謹嚴、如與前別人、畫竹賦詩以終世、先生之志、亦可知耳、及此集出、雖吾輩門子、始讀而驚嘆者、往往而然、幸遭遇今日文明、先生之言不見怪于世、不然則此文也、未可遽使門外漢聞之、讀者可以想見其平生矣、豈非一代之偉人耶、

跋瑞芝詩帖

備中久我松谷、嘗學於余、時年纔十三四、宛然溫柔童子也、絕不與儕輩爲嬉戲、余夙期其爲保家良主矣、旣而余流寓於各所、不相見殆五十年、頃者、松谷寄書曰、我家庭中、生紫芝二莖、自賦瑞芝詩一篇、以告二三友朋、從此四方來觀者、踵接於門、且賡和寄贈甚多、集而爲帖、初堂五十川翁、旣爲之序、願先生跋之、嗚呼、余與松谷一別、殆如隔世人、而偶得書、始知有此祥瑞、抑松谷自童而冠、冠而壯、今則年旣超初老、其間行事、都不聞知、則今日之瑞、余未能知其爲何應、然余聞土和而芝生、則久我氏之所以得此瑞、蓋一家雍雍和樂之氣所蒸生也、然則松谷別後五十年間所積之德業、與年俱進也可知矣、願余一事無成、其異於昔者、徒學日退年甚老而已、其言何足爲輕重、

但知松谷德性之有素者、莫如余、而其間所未知者、徵之於芝瑞之不空生、思有過半者、因者言以告、觀此帖者、明治二十八年十二月、猶賢老人跋、

阿部伊勢守正弘公傳

夫國之大事必記、記而不明者必論、所謂發幽闡微者是也、不然、則人之功罪皆不見、後人何由取信乎、如嘉永六年米利堅使節彼理、始來浦賀、請和親貿易、實爲本邦振古以來之一大事、而當時執幕府政權、當其難局、樽俎之間、交換條約、爲開國之先導者、爲故從四位侍從伊勢守阿部正弘公、當時公私記事不匿、而公之所以處之者、湮滅不顯、是以毀譽相半、蓋棺既四十餘年、而其論未定、苟有功勞於國者、必祭必報、如公之有大勳勞、而未聞有此事、蓋以其無事結局、視以爲自然之勢、非人力所與也、抑功者莫大於無名之功、而人之功名赫奕者、必在人民苦塗炭之後、戒直突者無名、焦頭爛額居上功、自古而然矣、公之處於此間、而無名無功者、即其所以爲大功、而誰知

其苦辛經營之所致乎、則公之心事久付隱晦者、不可不著論也、如其世次行實、詳於阿部氏家乘者、今皆不記、公諱正弘、字叔道、號裕軒、幼名剛藏、後改主計、考諱正精、爲德川幕府閣老、叙從四位、任備中守、爲備後福山城主、提封十萬石、公其第六子、妣側室高野氏、文政二年己卯十二月十六日、生於江戶西丸下官邸、天保七年十一月、兄伊豫守諱正寧、養爲嗣、尋致仕、公乃襲家、十二月朔、始謁將軍家齊公、叙從五位、任伊勢守、領福山十萬石如故、時年十八、十一年十一月、爲寺社奉行、明年八月、將軍家慶公、依例臨吹上殿、試新任諸曹聽訟、公將以越後國某嗣官訴狀就試、諸老更止之曰、十七年間疑獄、豈一朝所能決哉、不肯、此日兩造具狀、公諭解數言、曲者不能辯、難訴立決、衆驚其明斷、受將軍知遇、始於此時云、十四

年九月、爲閣老、時同列罷免相繼、公乃爲首班、公夙有物望、容才愛人、朝野欣戴、與前首相水野越州威嚴可畏相反、殆如承王安石新法苛刻之後、以寬厚長者司馬君實者、人人有蘇生之思、時公年二十五、德川建府以後、二十五左右、爲閣老者、公及松平伊豆守正邦二人而已、弘化元年七月、和蘭國王、贈書幕府、勸告世界大勢不可以久鎖國、而和親貿易之爲利、明年六月、閣老連署答之、以祖法一定、嗣孫不可不恪遵、厚謝其忠告、蓋公雖別有所見、以國情未可、不得已而拒絕之也、當此時、水戶前中納言齊昭老公、名望震天下、盛唱攘夷、動輒容喙幕政、掣肘閣老、謂和蘭國王贈書、爲諸外國柔順於我者游說耳、以其不與復書之議責公、公諒其出於思國家之至誠、每有推問難詰、未嘗厭往復辯疏之煩、遇之極厚、常語人曰、豪邁之氣

象、有爲之才力、天下所畏服、將軍戚族而出斯人、寔爲可賀、是以雖意見不合、不敢疏其人、遂推薦之、使登營參與謀議、而老公亦深相結托、如水戶藩內政、細大莫不與謀、公爲盡心佐佑之、而至開港貿易之事、則或有不可與共謀者、天下主張鎖攘論之徒、皆如欲賴老公爲事者、故公不敢輒洩其持論、獨可披胸襟而語者、有松平修理大夫齊彬侯而已、然閣老與外藩諸侯私相交、幕府所忌、故凡與侯謀者、皆屬機密、如近親松平越前侯、雖居間爲媒介、亦唱攘夷者、而尤服水老公持論、要非公之徒、公之用心、亦可謂苦矣、先是、英人佛人來琉球、迫貿易、薩藩苦其措置、三年閏五月、齊彬侯使國老調所廣卿、謁公告事情、且說貿易之不可已、曰、琉球雖隸屬日清二國、世世受清國冊封、英佛若得清國允準、而迫貿易、恐無拒之之辭、苟使拒絕

之乎、必至日清生隙、而彼得英佛應援、戰端一開、勝算未可期、若誤事、不獨琉球歸清國版圖、其禍延及內地、不知所底止、其言極切、公大感悟、乃使河路左衛門尉筒井伊賀守、與廣卿商議、時齊彬侯爲世子、威權尙輕、公召侯其邸、傳將軍之令旨、使代父就國、一任琉球措置、寬嚴從宜、臨發、將軍又召侯賜物、親諭之、是實先米利堅來浦賀十年、薩藩與英佛貿易於琉球之初、而其事出於公之周旋、薩侯亦以此爲幕府自當其衝、暫緩外蕃迫內地之期、將與公戮力徐爲之備、以舉富強之實也、是蓋將軍所默許、而如當時幕府知名之有司、河路筒井諸氏、亦旣贊開港貿易之利云、自是之後、水戶老公、深疑公與薩侯有私、責琉球措置之緩慢、至曰薩侯之罪、削封尙輕、屢致手書於公、促攘夷、而公答之、小事雖不敢違、大事則曲陳事理、溫言觀

縷、必得妥協而後已、公立水陸二藩異意見之間、一以爲外侮強禦、一以爲內政聲援、而皆善全其交、以終公之世矣、抑米利堅軍艦來浦賀、蓋出於公之意外、然於其開鎖是非得失、夙有定見、故雖驚天動地之大事、務事鎮撫、不敢爲時論所動、而出於無謀之舉、當此時、大小諸侯、對幕府諮問、陳意見者、莫非主戰、其以和議爲可者、三四藩而已、而顧其內情、則兵備之薄也、十餘萬石諸侯、而有蓄硝藥僅僅不過二貫目者、及受警衛之命、倉皇購求、仰商賈之供給、諸侯門前至商人爲市、當局者目擊此情態、誰不寒心者、雖水老公之倔彊、聞之豈不爽然自失乎、主戰論之不足恃如是、而至有識之徒、則說和議開港之利者不少、就中、如高島四郎大夫上書、徵阿片之變清國敗岨之狀、說兵式砲艦改造之急務、詳悉懇到、言言皆對症藥石、實足

以固公之決意矣、是以姑託名於缺乏品供給、締三港互市之條約、以得救百萬生靈於萬死之中、全金甌無缺之國家者、實公多年苦心之所致也、豈可謂之自然之勢哉、若以諸侯武備之薄弱、歸之執權者之罪乎、蓋聚三百諸侯於府下、使糜財於無益之粉飾、交代往來、疲於道途、而務削弱國力者、幕府祖宗之政略也、流弊所極、府下十里以內禁發砲、如夫鑄大砲鍊兵馬、雖三家親藩、不免受嫌疑、況其他乎、然則諸侯之不足恃、是爲法之弊、而無所歸其責也、米利堅通交之後、舊例古格始破、築砲臺、改兵式、鑄銃砲、許大艦之製造、解洋學之禁、設鍊兵場、置蕃書調所、其他政令續出、莫非武備警衛之要件、然其所以曰姑屈從整兵備、而後復鎖國舊法者、亦唯鎮物情之一策、而其實恐非公之本意也、聞米利堅來浦賀之後、未幾、幕府託和

蘭加比丹欲購軍艦二十艘、及大砲小銃、其他兵器兵書等、彼曰、方今歐羅巴戰未止、於公法不許兵器輸入、且有助貴國私貿易之嫌、敢辭、當此時、軍艦銃砲等、武備要具、非外國製造不爲用、非賴外人傳習不可使用、欲整武備、勢不可不先貿易、欲整武備而忌貿易、是所謂却行而求前進者也、而徒爲鎖攘之論、竟不免爲局外皮相之見也、安政元年四月、公引罪辭職、時有同列與溜詰二三諸侯、謀除公及水戶老公、以更迭內閣者、以故公之言往往沮格不行、有孤掌不鳴之嘆、因請罷、將軍憂之、令松平和泉守傳旨登營、適有飛報、自京師至、云六日禁中火、主上遷幸于聖護院、於是同列皆趣公登營、公乃不得已而出、十三日、命總裁皇居造營、公感泣曰、不肖辱閣老首班、不能禦外侮以維持祖法、死有餘罪、而今又有此寵命、豈不致死

力乎、於是、以石川土佐守爲造營係、上京董督工事、務從宮中便宜、又以都築駿河守爲禁裏附、與所司代共謀幕意上達、時以深川木場所貯良材、廻漕京師、中有木曾麿香山所產檜材、稱鶉木理、刻德川三代將軍之名、公卿見之胥議曰、以二百餘年所貯良材、充 皇宮造營之用、其人忠順可嘉、其材不可濫用、因爲常殿床柱、又有一檜材、長七間餘、四拆之而去其心、將以爲同殿長押、加賀國匠某、視以爲奇材、請彫削、使弟子先斧削、而後執巨鉋、刃徑六寸者、一氣削去、木屑如薄紙、隨出隨捲、終爲徑六寸長七間餘一大木屑卷、獻之有司、再拜而退、人驚其巧手、於此良材撰擇、亦可以見公傾心。 皇室之一斑也、後及落成、 天皇嘉公勤勞、賜刀一口、及三十六歌仙手鑑、御扇三、 准后亦賜絹五匹、九十賀記手鑑、十一月四日、豆相駿

三國地大震、時露國使節布恬廷來、請定蝦夷疆界、泊下田、偶罹此災、艦體破損、將於一良港加修理、請之幕府、乃許貸戶田海濱、廻漕到伊豆岬、遭颶風、海水浸入、終沉沒矣、船員五百名、僅以身免、留戶田、求木材、募集諸工人、我工與彼船工鍛工、共從事造船、公深憫其災厄、凡係造船之用者、莫不容其請、布恬廷大德之、水老公又不悅、致書於公、勸乘露人不意、放火鑿殺之、公大驚復書、其略曰、彼歸國途絕勢窮、屯集一孤村、真如囊中之鼠、鑿殺之非難、然此事決不可隱蔽、本國聞之、必起問罪之師、諸外國又惡我不仁、翕然應之、徒取曲名辱國體、後患不可測、願回尊慮、賜再教、媿媿數百言、老公答之曰、致不似長老之言、却使少壯者痛心、如頗有所悔者、此歲歲晚、公發議曰、皇居造營、未竣功、車駕還幸、不知在何日、假宮新年儀禮多

缺、臣子所不安、且地震海嘯、天災相繼、人心恟恟、加之、外蕃來迫、諸侯疲弊、決非可賀之時、因略明年元日祝式、廢三日謠初、以表謹慎之意、水戶老公大贊之、閣老諸有司皆以爲不可、而公固執其議不決、終請將軍之旨、依例行之、此事理易見者、而沮格者之多、尙如此、雖首相親藩之權力、不可奈之何、其他釐革之難、可推知矣、二年七月十八日、公使都築駿河守、齋米英露三國條約書上京、與所司代脇坂淡路守、同謁鷹司關白、開陳事情、關白奏聞之、傳 敕旨、慰其盡瘁之勞、且有具上聞宸襟爲安之語、由是觀之、三國條約、如旣經 勅許者、而當時朝幕之間、未見有睽離之跡、如其廣禁苑、獻內資等、皆出公之周旋、而近衛卿致書尾張公、深嘉將軍忠誠、亦可以見幕意上達也、此月、和蘭國王、贈蒸氣船一隻於幕府、嚮蘭人辭兵器輸

入、而今有此贈者、蓋我既與米英露、交換條約、故彼不復敢避嫌、且德瀨武備速成、來書中懇致其意、先所贈流船自本國廻漕、使士官教師船工水火夫等二十餘人留長崎、以充海軍傳習之用、於是公用長崎奉行水野筑後守建言、撰俊秀少年、命到長崎習學、又令諸藩準例撰拔赴學、實爲本邦泰西海軍術之嚆矢矣、八月晦、以西丸留守古賀謹一郎、專任洋學教導、後置蕃書調所、以大監察大久保右近將監兼用係、網羅當時知名學者、以充教授助教之任、使旗下子弟及諸藩有志者入學、十月二日夜地大震、江戶城郭多破壞、諸侯邸第及士民家屋崩壞、死傷無算、時夜既二更、公將就寢、俄有此災、公起啓戶、固而不動、乃排戶而出、屋即崩矣、老臣齋藤貞兵衛來見公、喜極而泣、公直登營、候將軍起居、將軍命公速退視家事、時夫人松

平氏及三女子、皆在崩屋下、三女子匍匐而出、及公歸邸、未知夫人所在、發屋搜索、侍女二人負梁而死、夫人介在其間、幸得無恙、當此時、公不復拘舊貫、務爲濟急之政、諸侯邸宅、罹震災者、許便宜就封、在府者、暫免朔望登營、勸節儉、止享獻、救生弔死、凡賑恤之令、不啻一再、蓋將願天譴太爲善後之計也、九日、前閣老備中守堀田侯、復職列首班、蓋由公之推薦也、侯夙好蘭學、通海外事情、而水老公常不嫌之、日以蘭僻、怪此舉出意外、謂越前侯曰、拙老雖蒙參與之命、聞事大抵在發令後、此人蘭僻、拙老所不好、阿亦不好、不知何人推薦、由中納言世子之篤慶之言、始得知之、勢州云、事急不暇協議、閣老進退、且不與知、參與真是案山子耳、乃知公之遇水老公雖極厚、事之難與謀者、則爲天下斷而不疑、不復爲老公所左右也、後越前侯語其臣中

根師質曰、勢州自知其權勢過盛、故撰先輩無害於事者、薦之首班、出于分權力以協衆望之智術也、此言或近於信矣、三年十月十七日、將軍命堀田閣老、專任外交事務、於是、大監察跡部甲斐守、土岐丹波守、勘定奉行松平河內守、川路左衛門尉、水野筑後守、監察岩瀨修理、爲之屬僚、以爲貿易之備、此皆當時知名之士、而公之所拔擢也、十二月十八日、家定將軍、娶近衛卿養女篤姬、實爲松平薩摩守齊彬侯之甥、是亦出於公與薩侯深相結託、內外相助、將以大有爲之意也、越前宇和島二侯贊襄之、西鄉吉之助亦周旋頗力焉、而水老公又疑公與薩侯約、有倣琉球之例、與諸外國貿易之計、甚不悅之、旣而薩侯歸國、專警備封疆、留西鄉吉之助於府下、周旋尾水越之間、欲立一橋慶喜卿以爲將軍繼嗣、而公適罹疾、六月十七日薨于

職、享年三十有九、七月二十三日、葬于淺草西福寺、先塋之次、法諡良德院殿高譽信義節道大居士、於是、幕府忌薩藩如故、至使細作偵察琉球貿易及齊彬侯在國之狀、幕府旣失內輔之良相、又絕雄藩之援助、時事益非矣、先是、公力疾登營執事、越前侯見其面色異常、大憂之、遣侍醫診之、同列皆勸休養、公因遂不出、將軍屢致內使慰問之、水老公憂慮不能措、聞翻車魚適公病、募國內漁師、捕而貽之、又自調藥、存問備至、及其竟不起、洪嘆曰、天下之事已矣、吾又何爲、未幾、上書辭登營參謀、七月廿三日、將軍召而賜物慰諭、遂允其請、而其唱鎖攘尙不衰、蓋老公之意、在乎振起士氣、而天下攘夷之徒、或雖知其不可行、而不敢變其說者、殆如以此爲困幕府之口實者、而幕府亦以毒手抗之、志士激憤如烈火、天下之事至無復可奈何矣、嗚呼、此爲公沒後之變象也、公爲人白哲豐肥、常莞爾含笑、

雖際事變、悠然措置之、侍臣未嘗見有倉皇之色、其在閣中處事、務不使有司留待、將退出廳、有急所請、乃直反席、和顏接之、毫無倦怠之色、公既去、窺其跡、汗濕席、人皆服其恪勤超衆矣、嗚呼、公壽僅不滿四十、而在職十五年、其間莫非苦心之境、天下之事、瀕危者屢矣、而人民方且狃泰平、不知世運日潛移、譬猶在大鈞之上、不覺其運轉、其鎮撫之力量、斡旋之才幹、爲何如耶、而四十餘年之久、功業事蹟、未表白於世者、即無名之大功、而公之所以爲公、蓋在于此矣、然事實不明、是非混淆、後人無所取信、是此傳之所以不可已也、

謹按、近時遺老受公知遇、詳知時事者、爲勝伯、嘗曰、安政三年十月、將軍家定公命堀田閣老、以貿易之事、是公積年持論始爲台命發者、而爲幕府政機之一大變遷也、世人或曰、公之薦

堀田、自避難事、使他當其衝也、談何容易、要欲知公心事、須先知其時勢、其處事似優柔不斷者、即是知時勢之政略也、且其善容人愛才、使異議者當局、而自悟其非者、是爲公慣用技倆、雖水老公、亦不免受此手段、如後之以尊攘羅捕戮之慘者、皆國家有用之士也、使公而在、必舉而用之、以爲開國輔佐之良臣矣、伯之言如是、徵之事實乎、公嘗致書薩侯曰、田舍武士、唱主戰攘夷者、不解海外事情故也、近在府下、目擊實況者、漸變其說、貴藩在府之士、與在國之士、其論亦自應有差、余不獨苦外之攘夷、內之攘夷亦大痛心、當時藩內攘夷之徒亦多、未嘗聞惡之、或有寵而任要職者、抑亦忍痛以待其自悟焉耳、或曰、當時雖有識之士、無知文明富強之利在開港者、誰謂勢州而知之耶、爲此言者、唯其不當局、故不能察其情狀也、何者、弘化

年間、英人佛人來琉球迫貿易也、首當其局者爲薩藩、故當時知開港之利害者、莫若薩藩、由薩藩之說而大悟者、寔爲公、然則公之與薩侯、早既當局、而辛酸備嘗、是以其意見先定、亦自然之理也、勝伯所謂慣用技倆、亦以公之自悟者、不過悟之人焉耳、嗚呼、若使當時無議者之囂囂、則海外文物之益於我、在下田開港十數年前也必矣、而其徒費歲月、苦心焦慮、僅能締假條約、免啓釁之患者、無他、彼局外論者、大張氣勢、沮其前途、故姑晦其本旨、與時浮沉、不敢爲噉噉之行、是公所以取優柔不斷之譏、而其濟世安民之効、自存于其中矣、後之繼公者、或爲浮浪之徒所強迫、以不可行之攘夷、欺天聽、或身斃於非命、徒取外人之笑、如生麥殿山馬關之事、每有變故、招我之不利、及幕府末造、各國直迫京師、強請兵庫開港也、時志士之參

謀者、大抵皆嚮之論鎖攘者、而自當局、則容其要請之外、無策之可出、豈無始悟往事之非乎、聞下田開港之初、與米國締約條項、係彼留理提督成按、無不便於我者、露英兩國條約、亦準之、其失稅率之平衡、崇贖金之額者、皆出於後人失措、而非公之所與知也、凡公之所施設者、雖未可謂得其全、垂之後昆、而不可變更者、比比皆是、自今日見之、殆無過失之可指者、有先導之實、而取優柔之名、然公之優柔、與後繼者之狼狽、孰得孰失、乃其無名無功者、豈知無非不可得而名之大功哉、若謂之自然之勢乎、公之生此時、亦非天耶、公亦何憾焉、

明治三十六年癸卯十月 舊福山藩士濱野章吉謹撰

先考順善府君行狀

先考諱義篤、通稱德藏、福山藩小川儀八君長男、母妹尾氏、寬政九年丁巳十月三日、生於備後沼隈郡柄津官舍、同藩濱野序助君諱義積、養爲嗣、夙好數學、從備中大江村中山藤平、習天文推步之術、大江距福山三里餘、日夕往來、常懷麥飯團、踞同村長澤神社殿階、飲水而喫之、行風雪中、脚凍則溺而溫之、如此者三年、畢生事業、皆基於數術、其處事、心算詳密、然後始下手、每不愆於素、年二十二、試於郡吏、積勞、累遷爲徒士頭格、專司郡市事、旣而致仕、再起爲會計幹事、兼民事監事、陞四等官、別給二十人口糧、蓋爲異數、然當其強壯之時、跼蹐於下吏、及門閥世官之弊漸革、則年旣晚暮、不得大展其力、是爲可憾耳、居官五十有一年、勵精勤勉、夜以繼日、嘗率屬吏十餘人、到

岡山藩、謄寫備後十二郡地籍、阿部氏移封以前、故領主水野氏有故
時地籍遺事甚急、先考經月不就寢、倦則執筆倚柱而假寐、屬吏
不能堪、因屢更其人、終始隨而執事者、僅一二人、其勤勉類如
此、以此出身、亦以此招謗、賞勞貶秩殆相半、然居之怡然、不少
撓屈、平生談話、無非有用之事、甚惡圍碁、曰、世間空費時日、無
如此物也、嚴敕子弟戒逸遊、優給學資、使從事文武之業、先考
不學文、而甚重學者、雖惡圍碁、而長於象棋、殆鮮敵手、而未嘗
見其對局、好節約、一紙半粒不苟棄、而當義有可捐、則雖百金
無惜、又喜人來飲食、不問其費、或似慳吝、或似豪華、宛如二人
矣、而其欲汲汲有爲之志、至老不衰、明治十二年三月三十日
歿、享年八十三、葬于城北吉津町長正寺、法諡曰順善院義篤
日行居士、配濱野氏、生三女、長適富田氏、次適金原氏、繼室緒

方氏、生五男一女、長男即章吉、舊福山藩少參事、歷任深津縣
典事內務省千葉縣屬官、尋爲第二高等學校教授、叙從七位、
次源吉、嗣家、次右弓、出嗣津川氏、舊權少參事、次榮吉、天、次信
茂、嗣高島氏、舊軍事局監事、歷任陸軍大佐、廣島大阪仙臺鎮
臺參謀長、陸軍士官學校次長、學習院次長、主獵官、敕撰貴族
院議員、叙正三位、勳二等、女天、先考最用心經濟、其施設之跡、
歷歷存於地方者不少、明治四年辛未十月、家罹火災、筐篋蕩
燼、尋藩廢、官簿散逸、其奉職履歷年月不詳、今姑叙存胸臆者
以爲狀、按文政天保之際、備中姦民誘募吏、欲開拓福山管內
沼隈郡、藤江山波以北海濱斥鹵、以分其利、沿海十餘村、將失
魚鹽之利、上下憂慮無措、先考奉藩命、訴於幕廷、極陳事情、赴
江戶者二回、而其情始伸、事得已、敵視者或至欲置毒以害之

云、品治郡宮內村吉備津神社、爲備後一大社、經毛利福島水野諸家、削減祠田、歲入極少、修繕不繼、殿廡日就頽壞、先考夙憂之、百方計畫、或募封內有志、或鬻祠林枯木而貯金、設法出納、子母相息、其額漸多、乃建言曰、夫隱田之刑不輕、而今也犯之者不爲少、事發覺則罪不容死、爲人民計之、與其畏首畏尾耕隱田、不如出升合之賦、公爲己所有、請自今五年以前、山野隱田、賦輕稅、而不問其罪、則可得若干石、以此爲吉備津社田、一以充修繕、一以備凶荒、代以向所儲之社金、納之於官、藩可之、於是廟貌改觀、又有救荒之備、因鑄造銅澡盤一基及大砲二門、置之祠前、蓋以宮內爲封疆要衝、兼爲此警備也、安政中、藩主伊勢守正弘君、加封一萬石、幕吏來授土地、就中、備中國高屋村與幕邑犬牙交錯、甚則一家宅而堂奧門庭、異其管轄、

每有事故、不得輒決、或至委死屍於床上、累日不葬、而凡屬幕邑之民、恃勢生事、健訟爭鬪、紛不可解、且高屋驛路之費、與其歲入、得失不相償、名雖爲增封、實受其禍、先考深憂之、屢上易地之議、上官謂主公爲閣老、恐有自擇便地之嫌、不可、先考曰、吾公在職、故萬無已之事情、尙幸可上聞、若失此時不請、後必爲不可拔之累、悔無及也、於是、東行、分疏其大不便之故、易地之事、果見允、藩賜金賞之、葦田安那二郡西北諸村、地形卑濕、河流高於田、一遭霖潦、則沮洳彌旬、秋收無望、先考建議欲埋規於中津原村高屋川下流、疏瀦水、并供灌溉之用、藩可之、乃築堰斷流以起工、期日竣功、於是、上流水漲、殆將汜溢、諸村囂囂、人皆危之、而先考不顧也、督勵役夫、意氣益奮、有努力超衆者、招而賞之、印其額曰、汝力倍人、吾與一倍工錢、曰汝力二倍

於人、吾與二倍錢、此印以爲證、衆皆注目、爭出力以冀得賞、又捕其最惰者曰、汝性情、吾無用情人也、寧使汝惰、因令擔空籠佇立高阜上、萬衆指目哄笑、其人大愧、面色如土、叩頭謝罪、衆相戒、無復惰者、遂鑿河身長三十六間、視稱之、此役也、勢迫事艱、非復尋常土工之比、期日既滿、天又昏黑、衆益危懼、先是、先考令村吏伐沿川柳條、積之堤上、人不知其爲何用、至此放火各所、炎焰燒天、明如白日、役夫氣爲之振、遠近來觀者、男女群聚、喝采四起、役夫爭誇膂力、莫不一當百、後期頃刻而畢工、乃決堰、水大至、而視不爲動、瀦水殆得疏通、而沮洳之地、化爲良田者凡十村、初、各村每反、收穫平均壹石貳斗、伏視建設後、每反增壹石云、其水出視、而注坂田渡及後平、更爲耕地三十町、灌漑之利云、此舉也、傭役日二千餘人、先考唯用一空籠一印章、而賞罰嚴明、如臂使指、以能起

永遠之利、自伏視至今日、殆六十年、未嘗加修繕云、實嘉永元年三月也、是年五月、沼隈郡浦崎村小林池滲漏、時天旱、村民惜水如金玉、而滾滾流耗、百孔千瘡、勢不可防、苞席亂投而堤益壞、策盡告急、藩命先考往視之、乃繫丈餘綿布於竿頭、曳回池水二三過、曰可矣、急招聚闔村人民、老幼男女咸會、乃馳人四方、多購弊衣故布、裂爲大小片、又多集瓦礫、令稱布之長短纏結之、須臾積如山、先考乃臨池撒之、磬立注目曰可矣、衆傲而撒之、則石之曳布者、爲水勢所汲收、如射如走、攸然逝、翩然著、漏孔皆充、堤背無數滲漏乍止、於是反籠土而掩之、池乃不涸、而村民免旱害、咸頷手仰嘆以爲神、又嘗浚蘆田川下流、有沿岸柵杙碍通船者、入地丈餘、無由拔之、斫之又爲可惜、先考乃入空船於杙間、橫巨木於船上、緊縛之於杙、以俟潮來、潮來

船隨浮、杙隨拔、其機智明敏、每出於人意、表如此、其他理財濟急、墾田植林、開峽築堰等工事、不遑枚舉、及藩主以閣老兼海防事務、命先考測量雲伯石三州沿海及三國前越敦賀前小濱港、若越之行、章吉適在伊勢津、乃往而隨之、安政元年正月十五日、自福井將赴三國、途遭大雪、咫尺不辨、暴風倒人不可進、投一民舍、喫麥飯、燎濕衣、假寐于爐傍、先考因追懷大江苦學之事、爲章吉談之、其到敦賀也、章吉朝眠始覺、則先考既已走金崎岬、測方位而還、製圖、自敦賀至小濱、行程十二里餘、先考著屐健步、章吉不能從、乃乘肩輿而行、實可謂不肖子矣、歸路到鹽津、過坂、因據地形語運輸之便否曰、如此坂、戰時輸巨駁甚艱、若以大竹五六條布坂上、使滾轉之、則稍得省力、想豐臣秀吉築大阪城時、運巨石、亦應用此術矣、又曰、醃梅、戰時必需

品也、然其用不在核而在肉、貯肉亦輕便一策也、當時未深覺其意、後聞西南之役、醃梅輸送戰地者、往往肉脫不可食、於是始知其說之不虛矣、鰯水江木先生與先考善、每相見談、必及經濟、時有意見不合者、而至水利土工之事、則每讓一步、如高屋川浦崎二工事、激賞不置、屢促章吉記之、嗚呼、先生既逝矣、郡村遺老無復存者、然其隱德永存於人、雖乃舊記散逸缺詳悉、其遺蹟竟不歸湮滅也、明治三十六年癸卯十月、不肖男章吉、謹狀、

河原士栗墓銘

亡友河原士栗、遭變之後、二十二年、其孤龜次郎、寄狀來請曰、吾父之死、龜纒七歲、臨其自裁、遺言曰、我碑非請之聳牙土井翁、必屬之濱野以寧、龜雖幼、以其言之甚哀也、不敢忘之、今也其讎既復、吾叔父等七人、犯法禁、甘心於仇人者、罪亦解、而土井翁逝矣、先生可以銘也歟、予按其狀、涕泗橫流、嗚呼、士栗而至於此乎、予亦未能無疑於天道是非也、然以仇家六人、身首異處之慘、易士栗父子一朝併命之不幸、讎既復、怨既解、無復是非之可言也、獨觀其子弟親族、於祖父兄之大故、百艱備嘗、以能殪衆仇於一擊之下也、使予回顧士栗之平生、而益感於其所由來也、初士栗之與予同在廣島也、常說赤穗義士之事、甚慕大石氏之爲人、自作詩文、又徵之人、積爲卷、名曰忠芬義

芳、予亦爲之序、而不幸自罹大禍、遂使其弟姪做平生所景慕義士之爲、而嚮之詩文、幾爲之讖、不亦哀哉、然士栗教育之効、於是大顯、而孝友義烈萃一門、使元祿義士不得擅美於前、士栗亦可以無憾矣、士栗諱寬、通稱駱之輔、號翠城、士栗其字、赤穗藩參政村上眞輔天谷翁第二子也、生甫六歲、同藩河原君瑞君養爲子、因冒焉、幼好學、授之詩書即誦、稍長屬文、頗有奇氣、年十九、遊於安藝廣島、執贄於虎山坂井翁之門、與其兄希賢留學有年、與予交最厚、居必同室、出每聯騎、少壯氣豪、日講文談志以爲樂、未嘗知世間有憂患之事、旣而各歸鄉、嘉永庚戌秋、翁之沒也、予自福山、士栗自赤穗同走喪、相哭而別、後予遊於伊勢、士栗亦尋至、學於齊藤土井二翁之門、無幾、予先歸、士栗獨留、其會合自是絕、然予與士栗往來殆十年、相知洵深、

宜矣、其有遺囑也、士栗之在大阪、接藤澤篠崎與野諸儒、於東都則出入於鹽谷藤森等之門、而最慕土井翁之學、作文務復古、經說大要祖物氏、諸子百家莫不該通、學成歸國、嚴然執師道、遠近來學者日多、名聲藉甚、爲人重厚謹克、尤留心舊誼、幼冒他姓、患其家系不詳、探訪積歲、終獲作州弓削村同宗家譜、而筆削叙之、河原氏世系始明、走虎山翁之喪也、請其肖像而歸、每忌日必祀而拜之、母嘗病痢、將不起、士栗衣不解帶、湯藥必親嘗、衣衾污穢、必親澣濯之、不使人知、病亦漸愈、藩賞其至孝、賜金若干、安政四年丁巳十二月、爲藩校教授、兼講官、其講說援證切實、人皆樂聽焉、文久二年壬戌冬、兼三役所差配、爲勘定奉行格、督藩財、非其志也、乃曰、我且爲之、効立之日、退而講誦以卒歲、因建榷鹽之議、將以便上下、奉命赴大阪、規計其

事、當是時、邊警旁午、尊攘之議盛起、海內騷然、列藩士大夫意見異者、往往不相容、刺客暴行、靡然爲風、十二月九日夜、藩卒十餘人、刺殺執政森某及參政村上氏、即天谷翁也、時希賢亦以公事在京阪間、兄弟聞變走歸、則藩議一變、希賢與士栗皆就家幽囚、居一日、士栗被放逐、而兇徒要之道、不得去、嘆曰、天乎我死矣、豈死於鼠輩之手、乃入郊外福泉寺、招親故處分後事、求筆硯書絕命詩、言笑自若、向城再拜曰、臣不幸今日自殺、生不得圖報、死當永護國家、言畢就座、舅八木氏相之、士栗顧曰、姑緩之、乃執匕首屠腹、徐曰、可、首應聲而落、距天谷翁死之日九日矣、葬於城北鶴巢山下、自選法諡曰困學院生忠死孝居士、時年三十有六、士栗自少奔走四方、孜孜力學、若假之年、使展材志、其造詣豈可測哉、而死非其罪、識者惜焉、配八木氏、

生三男一女、二男即龜次郎、餘皆夭、士栗死而家除、其明年秋、以君瑞君曾有勤勞、使龜次郎嗣其後、既而天谷翁冤枉漸雪、至明治元年戊辰二月、河原氏與村上氏、秩祿皆復故、仇人逃亡者、亦皆歸復、越二月二十九日、有紀州伊都郡佐水村復讎之舉、事詳於司法省日誌、世人喧傳、士栗之名亦益顯、復讎者七人、曰池田農夫也、爲天谷翁第三子、曰村上四郎、第四子、曰行藏、第五子、曰六郎、第六子、曰富田嘉三郎、爲外孫、曰津田勉、爲外甥、曰赤木俊藏、六郎親友也、而希賢則哀訴數四、其理不伸、先復讎一年、悲憤爲疾而亡矣、嗚呼、士栗其素行如是、其從容就死、一不負平生之志、而又其教養薰陶之力、感發子弟親族者、如彼其烈烈也、可不謂偉丈夫哉、予嘗與士栗好誦虎山翁四十七士之詠、曰、若使無此事、臣節何由立、若常有此事、終

將無王法、王法不可廢、臣節不可已、茫茫天地古今間、此事獨許赤城士、何意此事再發于赤城士、今復誦之、使人慟絕、非此不足以慰士粟於九泉、請以代銘、賡以其絕命辭、曰、大故兼嚴譴、一朝來萃躬、天如諒忠孝、不使此躬終、

田邊熾卿墓表

嗚呼、君乎、知君者焉、莫余若焉、知余者亦莫君若焉、君與余同仕福山藩、余之知君、年甫十一、讀書朗朗、毫無艱澁之態、余驚以爲可教也、自是之後、君挾書往來余家者、朝夕三次、以期教學相長、旣而余漫遊于阪于津于江戶、必拉君而往、筆研有暇、則余汲君炊、如此者有年矣、後歸藩、余具員於學寮、則君又爲補助、自安政季年、至維新十餘年間、奔走於國事、概莫不與君俱、及立藩廳督學務、亦復爲同僚、明治四年、十二月、君爲木更津縣九等出仕、余爲深津縣九等出仕、於是、始分手離居、是君與余、半世之經歷也、六年七月、君入爲宮內權大錄、積勞、累遷歷任權少書記官內事課次長、爲圖書助、叙勳六等正六位、廿五年、十月廿日、以病歿、享年五十有五、葬于東京府下豐島郡

染井墓兆、法諡信順院釋悟新蕉鹿居士、哀夫、君少余十三、余固期先君死、曾記與君相提携、進退出處之略、付君以爲死後之計、何圖君先余而逝、願爲君觀縷往事、豈堪其情哉、雖然、余實知君者也、嗣子墓表之請、何可辭、乃叙曰、君諱久昌、字熾卿、通稱昌六郎、後改新七郎、田邊氏、蕉鹿其號也、天保九年正月六日、生于備後國深津郡道三町、考諱定久、通稱又左衛門、以柔道棒術聞、妣立石氏、七歲、有故爲長兄土屋久休君嗣子、後復本姓、幼善書、又善誦讀、是余之所以夙屬望也、學與事務俱長、及十七八、則八面應酬、綽綽有餘裕、隱如老成人、處事詳密、毫無滲漏、余常賴以取便、細大之事、莫不借君手、余後居于舊藩主阿部伯本鄉邸內、復與君隣、君每雇婢僕、必先告之曰、濱野氏我恩師也、吾視其家事、猶我家事、汝若爲濱野氏役、無有

厭色、此一事、可以推知君之平生矣、及其病篤、自知不起、區處後事、無有所遺、又自定葬儀、使兒協一手錄以待盡、余因親族哀請、勸用某家藥方、君正色曰、命盡、雖有扁鵲、無可起之理、若僥倖萬一、則是不知命也、先生無復言、未移時而瞑矣、嗚呼、君臨終之一語、殆使余慚死、以君之才、以君之不惑、天若假之年、則其造詣豈止于此耶、君之在藩、年纔十五、賜學資、遊學數年、而歸、爲文章寮助教、慶應四年正月、自胥族擢列士班、爲密書官、維新前探偵四方形勢、率不在家、明治二年正月、爲督事官、進中士、以教授補兼任庶務、藩制更革、多係君之起草、三年十一月、任本藩權少參事、藩廢、在木更津縣、設育兒方、革除墮胎惡習、在宮內省、則二十年間、東巡西幸、扈駕者五回、且佐長官、整理帝室制度及經費定額、有功、賜褒賞不可枚舉、君資性謹

厚、重然諾、人望所歸、百事竭集、官務餘暇、輔舊主家政、旁及親戚故舊之要求、學生資金管理之瑣事、莫不與謀、而謀之必應、亦必有効、故內外事務益多、而君尙不廢韻事、品書畫、演謠曲、未嘗間居獨處、如朋友會集、不問雅俗皆赴之、可謂勤矣、而其勞精致病、蓋因此也、訃聞、宮內省特賜祭資金五百圓、阿部伯亦賻金三百圓、皆君之至誠篤實所致也、君娶富田氏、余甥女也、生四男一女、長辨太郎、次協一、次芳郎、次淳吉、皆學生、女偵子、嫁理學士山崎鉉次郎、

從軍戰死碑

嗚呼、人誰不死、古人云、寒疾三日不汗即死、死一也、男兒要當裹尸於馬革、垂芳名於竹帛、安可病死牖下、與草木同漸滅乎、維新前後於各所征役、舊備後福山藩六郡士民、致死者一百人、皆遇難遇之時、得死所而死焉、雖乃碧血膏於原野、暴骨於客土、招魂之社、赫奕於都鄙、名列官幣之籍、歲時享豐備之奠、死者之榮亦大矣、然感懷甚切者、尙有不慊於心、乃相議建此碑、勒其姓名、欲以傳功勳於無窮、夫無所不之者魂氣也、况其卿國城池、遊魂豈不依依於此乎、建碑之舉、曷可已、建之者誰、舊藩主阿部正桓君以下若干人也、

習字解

古語曰、三折臂爲良醫、蓋謂屢過而有所悔、則悟醫人之術也、予之於書、不幸惡習先入、實有折臂之悔、旣折者雖不可復續、深知其病之所由來、故於醫人之方、頗有所自悟、庶幾使後生不履吾覆轍、因聊記予之經驗、以爲傳家遺誡、

夫書者心畫也、苟順其天性、而不之賊、則書必與年共長、與學共進、有一種獨得之趣、其運筆亦不澁滯、足以辨事、不必學也、何則人之腕臂、自具縱橫運轉揮寫之用、若順此天性而用筆、絕不動指、則雖蠅頭細字、莫不出於腕臂、而其書必有力矣、過之以往、學古人名帖、而得爲能書家、自存乎其人、惟其所憂者、不順天性、力而爲反天之教、是也、蓋幼童之始習書也、非腕臂則不能運筆、是其天也、然習之未熟、不免放縱自肆、不成字、先

生乃欲抑其縱禁其放、以容於己之模型、如筆之運用順逆、置而不問、動長用指之習、况學如字體糝稜纖弱、世所謂御家流者乎、若使幼童習此等之書、任指頭而結字、則腕臂之用全廢矣、夫臂使指、順也、今也指制臂、其書之陋固宜矣、凡人之過誤、苟覺之則無不可改者、唯其悔而無益、覺而不可改者、獨習書之過耳、何者、其初措順天之易、務從其難、倒行逆施之害、筋骨皆受之病、不獨書無精神氣力、其患普及百事、凡槍劍刺擊之類、皆不免殺其力、幼稚之積習難回復、譬猶夏木之屈、春筍之撓、經時月、欲矯正之、不折則不已、要之、書之有力、由左右橫畫有力也、橫畫有力者、即腕臂之天性也、試就古人法帖而檢之、每行字數同、而橫視之、則其字長短參差不齊、而至行末整然無有少出入、蓋橫畫有力、則筆筆向上、故字自緊肅不汗漫、是

以行間容字、綽綽有餘地、毫不見窘迫之跡、又就其字形而檢之、大抵橫長而豎短、皆腕臂強健所使然也、若使用指者書之、則橫畫無力、筆筆向下、故其字舒緩、行間僅能容字、而行末不整、是則筆力強弱所致之明證也、且試使人畫數個圈點乎、出於腕者、其筆必直立回轉、而爲正圓者多、出於指者、其筆必傾斜、爲隋圓狀者多、是無他、筆直而正圓者、腕臂不受病之證也、傾斜而隋圓者、使指廢臂之證也、昔者當舊幕府之盛時、官府公文、專用和樣、上下靡然爲風、使折幾多少年之臂、以爲不可救藥之不具者、如予亦其一人也、方今和樣俗書、雖幾絕其跡、尙或有以優美流麗評之者、而不知其惡習可畏、是予言之所以不能已也、蓋指頭斜揮之力、不過數寸、腕力所及、數尺而不盡、筆之不可不出於腕臂、書畫一也、如十丈之竹、千尋之瀑、決

非指頭弄筆者之所能也、故欲正習書之弊、須先知臂指運用出於○與□之別、凡字形之稜稜者、易生使指之癖、稜角者自長使臂之習、使幼童夙學和樣、必至使指而廢臂、使學楷正直畫之字、而禁運筆傾斜、則自至用臂而不使指、趙陶齋教人書、日使畫數百井字、以養腕力、予亦嘗曰、人常畫數百十字、書學思過半矣、苟不賊其天、則百技中無易於書、一反其天、而逆用臂指、則其改之無難於書、是予平生切骨之悔恨也、顧予生六七年、夙爲和樣所誤、歲月之久、苦其筆遲鈍、運用不輕快、因試以左手書之、則不旬日而健腕運轉、莫不如意、五指唯持筆而已、而其書非復右手之比、於是始知臂之天尙存於左、而右臂之病、旣爲痼疾、不復堪其用也、凡人左手之便、不如右手之便、雖予亦然、獨於書則、左之與右、雖易懸隔如別人、乃益知習慣

之移人太甚也、世之艱於書者、亦不少、然不知其易、則艱亦不可知、若以余說、反省之於己、則可知其言之不欺矣、嗚呼予嘆己不幸之餘、欲使人避其覆轍、不免如此喋喋費辯、若以予之不幸、得救多數折臂之病、則不幸亦益於人之不幸也、於是予心始降矣、

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印刷
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發行



著者 東京市小石川區戸崎町三番地
濱野章吉

編輯兼發行人 東京市牛込區白銀町三十二番地
宮内默藏

印刷人 東京市小石川區掃除町三十三番地
水野孝作

全所

印刷所 文昌堂

187
299

